

## □ 旧文照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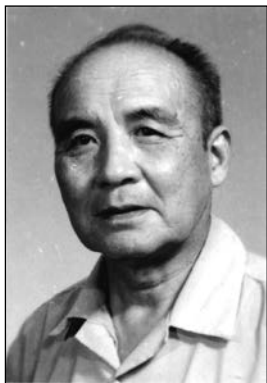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各地校友，每有探询本校事物之需要、预备捐助者。校友爱护母校之热诚，实深可感。以今日校中情况言，大至校楼一座，小至图书数本，无一不欢迎能有大宗捐输。如稍具体言之，若图书馆新书库之一层钢架，若新体育馆之木块地板，若校友招待用之校友楼，若某类之中文或西方图书，若某批之实验设备等，倘校友诸君能集体捐输，任捐一项，皆足为永久纪念，所谓及时之义举，诚遗惠于无穷也。

再者，自去年五月着手复员，至十月中开学，此五个月中，三校师生及眷属老幼，共四五千人，自西南边陲之昆明，迁回平津，间关万里，水陆空并进，单就本校言，师生已达二千左右，沿途得各地校友及社会人士之热诚帮助，使全部得如期安全到达，琦特于叙述本校复员情形之余，谨代表全体同人致其衷心之谢忱。

（原载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复员后第一期 1947年3月15日）

# 痛苦的经验

○傅任敢（1929心理）



傅任敢先生

**编者按** 傅任敢（1905—1981），清华大学第一级（1929心理）学生，著名教育家。本文最早刊登于1938年12月的重庆《扫荡报》。1939年1月1日，傅任敢学长奉梅校长之命，于抗战之艰苦时期联络校友之需，在重庆复刊出版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，本文又刊登于复刊号，即五卷一期。此文记述了先生在抗战前后的所见所闻，历数清华园在日寇蹂躏下的种种遭遇，彰显了清华学人国难当头时爱国、爱校的

崇高气节和情怀。70多年后再读此文，仍然感人至深。

本刊（指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）因暴敌入寇，学校播迁停顿至今已逾年余。校长以抗敌期间，关于校友消息之传递，尤属刻不容缓，爰于万难之中，仍令本刊恢复出版，并拟亲撰一文，缕述年来校务经过，以慰我渴念母校之诸校友。弟以校务綦繁，一时尚未脱稿，而本刊集稿之期，又甚迫切，拟即待之下期。至于平址沦陷，经过颇多，一时未克详述，特自上年十二月卅一日之重庆《扫荡报》转录此文，以见概略。

自从日阀发动七七事变以后，我因职务上的关系，在最先沦陷的北平工作了一年多，才有机会到自由的中国领土。回来以后，眼见全国军民决心长期抗战，求取最后胜利的热烈情形，尤其是最近数日读了蒋委员长驳斥近卫的演词，深觉我国人心既甚一致，国策既极稳定，日阀的伎俩

终久是会有时而穷的。

这一年多以来，我因亲身经历过许多事情，耳闻目见，感触颇多。其中很有一些是属于“见微可以知著”之例，可以代表华北的民心或日寇的惯伎的，不妨随便检几个来说说，可算是从一年多以来的痛苦的经验得来的几个真切的认识。

我是清华大学的一份子，所负的使命是与同仁保管学校的校产。此外事变以前清华的全体教职员捐款办了一个诚孚学校\*，由我尽点任务，兼任校长。事变以后日寇还没有来得及骚扰清华，但是第一个难题就是诚孚。依理，清华已迁长沙，诚孚当然停办；而且那时清华车站已驻敌军，与诚孚相距不过三四百码，办起来是有麻烦与危险的，但是我们不忍眼睛睁看着几百个穷孩子失学，或者竟被敌人诱惑了去；而且敌人隔我们总还有三四百码，何必就逃？因此，我们仍旧在九月一号那天开了学，那天到校的学生仍旧有一百多人！虽则日寇就在跟前，到处都有散兵与枪声。那天我们一切照旧，但是没有敢升旗，怕的是惹来车站的敌军。记得当时我的心里十分难过，不过我只平平和和地说了几句话，说“你们看得出今天的情形与往日有点不一样，我们没有升旗。你们应当明白这是谁使我们这样的。……现在读书的机会更可宝贵，但是你们要明白我们一切为的是国家，你们永远不要忘了你们自己的国家！”说到这里，台下一百多孩子通通哭了！我说的话，措词一点不激烈，态度一点不激动，然而这群可爱的孩子通通哭了！这是因为民族意识是天生人人都有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人人都有一颗良心之故！我们一向有个错误的观念，



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在重庆复刊的版面

以为北方的民气比较消沉，这是很不正确的。北方同胞的感受的力量也许慢一点，但是他们爱国家，忠于国家的心思正与我们一般无二，诚孚学生这种痛哭的情形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

清华的精华部分于去年十月十三日被七七罪魁牟田口率部侵驻。我们无实力，自然无法阻止；美使馆方面亦以彼之国策关系，没有拦阻。但是我们有一个立场，就是他不完全侵占，我们便不退出。今年二月，敌酋寺内决心将清华改为一个永久的大兵营，强迫我们退出剩余各馆舍，迁往校园外的住宅区。那里敌军的军需都已运到，限期迁毕，其势汹汹。我们同仁中有一位美藉教授把这消息报告美使馆，美使馆因为美国政府态度日趋强硬，当即向日使馆提出抗议，日使馆当时屈服帖帖地承认，不再侵占，可是同时牟田口便在校内召集同人，大大地威胁了一顿，说“清华不是一个教育机关，是一个抗日的大本营；我在南苑打仗，亲眼看见有清华的学生，清华的化学馆明明制造毒气，企图杀害我

## □ 旧文照登

们的兵士……现在你们居然还敢勾结美使馆……我查出来了要军法从事，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务必把人交了出来……”并且拟好文稿，说他们进驻以后，一切并无损失，清华与美国亦无任何关系等语，强迫我们签认。我们当然都拒绝了。过了几天，日使馆又反悔了。向美使馆申言“上次说的可以不再驻兵是喜多少将的意思，但是寺内大将还是要驻。并且老实说，我们恨清华，所以我们要膺惩它。”一味无赖，美使馆亦莫如何！到今年八月十四日，敌军驻清华者增至三千多人，又将校外住宅区占去，于是清华园内，遂不复再有我人之足迹。名园之内，无一片干净土矣！此时我们得美使馆出面交涉，拟将残余图书仪器迁存燕京大学，日使馆也已满口答允，但是不到几天，园内寇军便已下手，把化学馆方面的东西搬走，图书馆的研究室和阅览室破坏，只剩一个书库，不知命运如何。美使馆向日使馆质问，问它何以一面答允迁出，一面加紧破坏，它却诿为完全不知，约定九月九日同往调查。到时前去，寇军又说管钥匙的人出外去了，不能进去，直到现在，恐怕还没有进去得了，迁出云云，那更不必提了！这两桩事情，乍一看去，觉得日本外交人员好像怪可怜似的，其实不然！在这两个事例中，日使馆的服帖，只是留一个时期给军人去布置一切，弄成既成事实，同时，利用自己作为烟幕，使军人的侵占与破坏更能顺利地进行而已！

这不是一宗偶然的事情，乃是他们的一贯政策中的一个表现。以往日本的双重外交，便有这种妙用，我们相信，以后在国家大事上，也许她还会要运用故智。那时我们便千万不可上她的当！

中日事件的解决是绝无中途妥协的可能的，不管她挂在口上的条件是如何显得轻松！解决的路子只有一条，就是：敌军无条件地完全退出中国。

一年来所受的痛苦的经验不算少，由此所得的认识也不少，现在匀出短短的一点时间，且先说一两点。从今以后，至少我个人是记住了。

我们的抗战前途是有出路的，因为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人人都有一颗爱国心，忠于国家的良心；日寇的任何引诱，我们千万不可上当；除非我们得到了最后的胜利，事变才有结束的可能。

\* 1915年，时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、副校长赵国材、庶务长唐孟伦、斋务长陈筱田四先生“悯邻近贫寒子弟幼年失学”，发起创办了“成府贫民小学”，经费全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捐助。当时除普通文化课外，还设木工科，以为将来谋生之出路。初创时，租成府槐树街路北民房九间为校舍，1935年，原房主将房屋售与他人，成府小学一时陷于困境，遂由大学部拨给“新南院门外之隙地”（即今日清华附小的校址）建立新校舍；又因当时教育部规定，私立学校不能使用地方名称作校名，故于抗战前夕改名为“诚孚小学”（与“成府”二字谐音）。成府小学设有董事会，总董一直由大学校长兼任，由董事会负责聘任历届校长。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廷玉、虞谨庸等10人，最后一任校长（从1936年5月起）由傅任敢先生担任。抗日战争爆发，清华南迁，成府小学停办。抗战胜利后，清华复校，成志（清华子弟学校）、诚孚两校合而为一，仍沿用成志学校的校名，清华办的诚孚小学再没有恢复。